

古刺桐港

庄为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古利桐港

潘文起

责任编辑：陈支平



古 刺 桐 港
庄 为 玳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泉州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5.9印张 26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615-0155-3 /K·16

定价：5.90元



泉州东西塔



泉州开元寺大殿



泉州威远楼

泉州老君座像



安海五里桥（安平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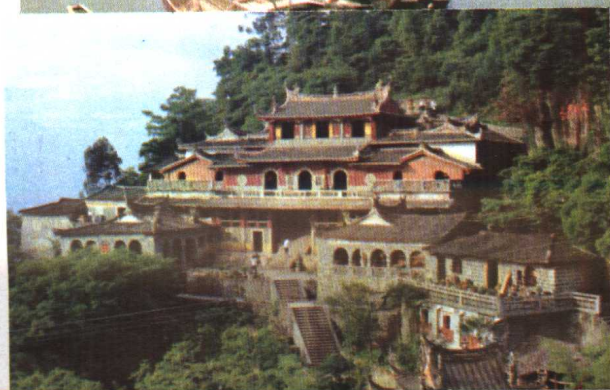




南安郑成功纪念馆



泉州洛阳桥



安溪清水岩

泉州天妃宮



惠安崇武古城



晉江摩尼教寺



泉州清真寺



泉州圣墓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海港考古的专书，论述泉州港现存或已废的文物古迹。现存史迹依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泉州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史迹，按时间先后，加以考证。

泉州港古称刺桐港。唐代为我国南方四大商港之一，自宋代建立市舶司以后，对外交通贸易更为兴盛，前后达400余年。当其鼎盛时期，曾被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末内乱，古港虽中落，但历代遗留下来的交通史迹颇多，为全国城市所少有，故泉州被列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本书利用泉州现存的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历代史迹加以系统地阐述、论证，使读者了解这个古港兴起、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存在问题。本书可作为地方史、交通史、文化史研究工作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以及旅游参观者的参考读物。

前 言

泉州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港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泉州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极盛时期更与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港口。泉州为发展我国的海外交通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外国商人、旅游家，称泉州城为“刺桐城”、泉州港为“刺桐港”，刺桐城和刺桐港随之驰名中外。

“古刺桐港”一书，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庄为玘教授的考古专著。他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对泉州的地上地下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阐明了中世纪这一著名海港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本书从先秦到明清以及近现代，按时间先后逐一考证，来龙去脉条理清楚，科学地论述了泉州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开发泉州港提供借鉴。本书也可作为研究泉州地方史、交通史、文化史的参考书。

庄为玘教授在厦门大学任教五十余年，结合教学实践，致力研究泉州地方史志，先后撰写了《晋江新志》、《泉州港研究》等专著。《泉州港研究》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加印。1974年在《泉州港研究》的基础上，又撰写了《古刺桐港》，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材，曾经油印发表，受到研究古港史方面的专家、学者的重视。为了抢救和保存地方历史资料，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外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为了实施

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开发泉州港，振兴泉州经济，提供历史借鉴，我们征得庄为玳教授同意，重新编辑出版本书。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能为读者提供古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真实的资料、科学的考证、逻辑的推理，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泉州市交通局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历史研究会

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

重 订 自 序

1974年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工作，讲授《泉州港考古》，以泉州港文物古迹为对象，编成一书，名曰《古刺桐港》。十五年后，文史考古工作者认为此书尚有参考价值，嘱为重订。所惜为时已晚，年逾八十，精力已衰，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感。

1982年泉州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在国家文物局三批宣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泉州就有十多项文物古迹被列为保护项目，可见泉州是我国东南文化宝库之一。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研究探索，“泉州学”正在兴起。

泉州港历史悠久，文物众多，早已为国内外所瞩目。在中世纪的五代时，泉州城曾为“晋江王”留从效的王都。他对古城重加版筑，在周围绕植刺桐树，夏日开花，异常鲜艳。他尤重视对外贸易，中外商旅，络绎不绝。由于这个港城富有地方特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外商旅一到泉州，就联想到那红艳可人的刺桐花。大家就别称泉州城为“刺桐城”或“刺桐港”。近代，泉州发现刻有“ZAITUN”一字的阿文石刻，更加可以证实刺桐城就是泉州城，刺桐港就是古泉州港，体现了它的对外交通史。因此，本书就起名为《古刺桐港》。

一、论 刺 桐 港

“刺桐”与“泉州”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我们首先有必要为本书正名。我国称泉州为“刺桐城”，始自宋代，有南宋诗人“刺桐为城石为笋”诗句可证。外人在宋时，有阿刺伯人沙德（SAID），在他的著作中，始用“刺桐港”代替泉州港。

然自明朝以后，泉州港中落，“刺桐”一名罕见于中外古籍中，甚至有见其名，不知其地。十五世纪以后，外国学者为此地名争论不休，竟不知刺桐即是泉州的别名。后来经过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和其他学者的考证，才成定论①。我认为这种论点是正确的。现在从三方面来论证。

一是从文献上来求证——据明《八闽通志》说：五代留从效归顺南唐，南唐封他为“晋江王”，他就把泉州城重加版筑，绕植刺桐，后人称之为“刺桐城”，简称为“桐城”。清《泉州府志》②云：“初筑城时，环植刺桐”，故名“刺桐城”。这种说法，早为宋人所接受，如南宋《舆地纪胜》卷130。明清人也这样说，如明何乔远诗有“宋泉南外刺桐新”（清陈云程《闽中摭闻》）。外人沙德（SAID）地理书中，在13世纪始用“刺桐”称泉州城。元初如《马可波罗游记》中，亦以“刺桐”称泉州。约定俗成，刺桐一名，已习惯地代称了泉州。曾忆孩提之时，常用“桐城”之名，以代“泉城”，习以为常。

①桑原隲藏《蒲寿庚考》页40，中华书局本。

②清《泉州府志》（乾隆本）卷11，页1。

二是从文物来论证——1940年，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街道上，发现13世纪阿拉伯文石刻一方，经陈达生同志翻译，石刻中有“ZAITUN”一名，刊登于《福建师大学报》①上，文云：

“艾哈玛德·本·胡阿吉·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生于692年即龙年，享年三十岁”（按：石刻上有波斯文五行，阿拉伯文一行）。背面刻有汉文云：

“先君生于壬辰六月廿三日甲时，享年三十岁，于元至治辛酉九月廿五日卒，遂葬于此。时至治二年，岁次壬戌七月日，男阿舍抹谨志”。

这是元代波斯人与中国妇女结婚的实物证据，其中即明指泉州为刺桐城。

三是从调查来论证——1925年张星烺教授来泉州调查，看到清净寺中元朝碑记，后来作《泉州访古记》②一文，曾说：

“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左右，有摩洛哥国人伊本·巴都他尝至泉州。……《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在刺桐所见之大商夏立甫乌丁，及回教教师白儿罕乌丁，二人之名皆见之吴鉴《清净寺碑记》。‘ZAITUN’之为泉州，更如日月之明，尚复何疑哉？”

二、论刺桐史迹

古刺桐港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足以引起乡

①陈达生《宰桐名称小考》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期3。

②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四期。

人爱国爱乡的心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福建考古文物工作者，进行了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颇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我国出版的《新中国考古的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以及《三十年来中国考古研究》诸书，均涉及泉州考古。

过去，泉州考古最早只能做到六朝，六朝以前，则皆茫然。自1974年南安县水头乡大盈蔡村后寨山中，发现石器、铜器史迹文物，最近又发现一批先秦文物，把泉州历史上溯至先秦时代，与福州的黄土仑，崇安的船棺葬，有同样历史意义。南安史迹足以证明：先秦的泉州，确为古闽越族活动的地区，泉州文化在先秦曾受到西周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其器形似西周，其花纹则为土著，泉州铜器时代与西周有明显的联系，已为考古界所公认。

到了六朝，汉族南移开发泉州，泉州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如南安县清理六朝墓群，出土青瓷有西晋永兴（304），东晋咸和（326），及南朝元嘉（424）等年代，是六朝时期泉州手工业的水平，为后代陶瓷业打下较好的基础。以后则有隋唐五代的墓葬，在安溪、永春、泉州等地相继出土，把闽南各地历史向前推进一步。至于宋元墓葬、窑址、古船，被认为是我国三十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古刺桐港以“海上丝绸之路”著名中外，福州发现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之女黄升墓葬中出土大量南宋泉州纺织业的文物。泉州是宋元时代全国瓷窑遗址发现最多的地方，单德化一县，多达180处。窑址集中在泉州附近的腹地，其产品曾在南洋、日本发现。1976年重点发掘建阳窑、德化窑，发现建阳有57米长的龙窑，德化窑则有宋元盛行的阶级窑，泉州窑址的大量发现，反映了宋元泉州海外交通的繁荣景象。

1973年泉州发现的宋代古船，发掘出大量药物香料，日用陶瓷，和宋代货币，更集中反映宋代泉州港造船航海技术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特别是对古刺桐城的探索，对今后城市规划和南方中小城市的研究来说，颇有一定的意义。

泉州港的考古成就是多方面的。如1957年北京考古研究所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汇集了泉州史迹的第一手资料。又如1959年在宗教石刻和陶瓷发掘的基础上，泉州市建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泉州史迹文物研究的基地，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这就进一步推动泉州考古工作不断的深入。

1974年，我曾经把泉州史迹作为专题进行整理。在此，我根据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我们泉州的考古方法，吸收了古人所提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确是正确的为学之道。若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还应该加上一句“看尽万项文物”，才能更加完善。我们对泉州港的研究，应该遵循这三条途径前进。

从文献上来讲：元人讲元事，最为逼真。如元人吴澄说①：

“泉，七闽之都会也。蕃货远物异宝珍玉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再从调查来讲：百闻不如一见，自非耳食可比。如张星烺教授亲到泉州调查访古，看到清净寺碑记，所记人名地名，正和伊本·巴都他所记相符。他才写下：“当宋元之世，泉州为世界第一商埠”的正确结论。②

①元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序”。

②张星烺：《泉州访古记》，见《地学杂志》1928年第4期。